

■当代艺坛

李津：海绵性画家

◎孙国胜

也曾年少轻狂

按照画如其人的说法,李津近几年的作品让人感到他是一个随遇而安、及时行乐的人。或许这也多少代表了他这几年的生活状态。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二十几岁的李津却怀着一种叛逆精神与一腔热血远赴西藏冒险和淘金。

在那个年代去西藏是许多年轻人的梦想,但真正勇于实现的人却寥寥无几,即使是陈丹青多少也是为了他身在西藏的女友。“没有那段经历,我不会感到自己还有独自生存的能力”。如今,李津依然为自己当初选择反叛而感到庆幸。

西藏的异域情怀与云淡风轻使每一个初次到访的人都会惊喜不已。因而也使得李津拿起手中的画笔书写内心感受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冲动,于是就有了最初被人们关注的《西藏组画》系列作品。他说这组作品并不能表明他对西藏有多么深刻的认识,只不过是将对西藏当地的风景、风俗最直接的感受描绘出来。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这些作品拿到内地时却成了一种稀奇的东西。

也正是从那时起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海绵性”画家——自己的感觉系统特别好,走在哪里都会敏感地吸收,加上上天又给了他技术纯熟的双手能够将吸收的东西自由地释放。

中毒还是受益?

一首歌中唱到:“有过去总是好的”。人活百岁留下的不过是对经历的记忆。而对于一个对生活有着敏感感受的画家,经历在李津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迹。

当他带着耗牛味、马汗味来到富庶的江浙,起初他感觉自己是滑稽与另类的。但是他的“海绵性”很快再次体现出来。他逐渐觉得江浙地区这种能够滋生文人风气,崇尚水墨传统的环境更适合自己。江浙地区的文人传统,对李津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当很多人评价李津时,都将其归为浙派文人的代表。对此他不以为然,“浙派文人是有的,我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文人的活动,我只是虚心地向他们学习过。在南京艺术学院进修的几个月受过他们的‘毒’,所以我现在得到了这个‘殊荣’”。

但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李津的作品和以朱新建为代表的浙派文人画确有某种相似性,他也毫不隐讳这一点,“朱新建是最早的以‘俗’的方式创作高雅的作品,对于世俗的迷恋和热爱,以及文人的精神是我们共同的”,但同时他又认为他的画和朱新建却有本质的区别,朱新建是一个写意画家,而自己是叙事性画家,在这



李津

上,两人没有可比性。或许李津的成功正是由于他能“中毒”,又能自我“解毒”。

饮食男女的生活

对于每一个从事水墨创作的画家来讲,他们身后都有着厚重的中国画传统。很多人被传统淹没了,然而李津似乎一开始就不去刻意描摹传统,而只是在精神层面上与传统文人精神相契合。他自己本身崇尚的是一种文人的生活方式。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李津以工笔和写意两种方法,描绘都市人物与家庭生活,描绘夫妻日常生活中的休闲、慵懒,这些散淡而又富于性意味的作品获得了普遍的好评。美术批评家栗宪庭评李津的画说:“李津笔下人物的诙谐,把握的是一种既丑丑的又很可爱、生动和好玩的形象,而且这种丑得可爱的造型,又不漫画化,因为它既不讽刺,也不具有漫画的一目了然的时事性。原因在于李津对他笔下人物的‘神’总有特别的个人感觉,这个‘神’既是被刻画的人物的,更是李津自己的独有的人文感觉。”

“饮食”、“男女”是李津近年来乐此不疲的描绘对象,读他的画会让人感觉李津这些年的创作把自己沉醉、散淡与好玩的天性不加掩饰地表现在自己的艺术创作当中,任性而随意。

想要“衰年变法”

李津认为,自己这些年变得有些世故了。目前他的创作更多的带有一些控制力与理性,情绪化还是没有达到极致。他表示,这些年绘画最大的进步还是技术上的,时间长了会对目前的状态厌倦。“我能预示到自己在50岁之后作品会更加任性,越老越情绪化,而在题材上不会局限于目前这些太靠近生活的东西,会慢慢的离现实生活远一点,理想化一点。”

摄影艺术将成收藏新宠

◎本报记者 邱家和

近日,上海美术馆举办了《镜头中的东瀛——日本摄影艺术作品展》。据策展人、上海美术馆学术部主任肖小兰女士透露,此次展览约130幅作品全部来自日本Zeit-Foto(现代)画廊的主人、世界著名的摄影收藏家石原悦郎先生的收藏,因此,这个展览不仅对从事摄影的中国艺术家具有参考价值,而且对正在兴起的中国摄影的收藏,也具有指导意义。

据肖小兰介绍,日本的摄影历程几乎和中国差不多同时起步,但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二战之前、战后以及1975年至今这样3个历史阶段。而石原这次展出的藏品,几乎囊括了这几个历史阶段的日本摄影家中最具代表性人物的作品。其中包括早期开拓性人物的作品,如福原信三、木村伊

兵卫等人;战后摄影名家石元泰博、奈良原一高、细江英公等,纪实摄影大师北井一夫、池田满寿夫、森山大道等;后现代摄影家中包括享誉世界、同时中国观众也很熟悉的荒木经惟、杉本博斯等人,此外,还包括几位著名女艺术家,石内都、奥诺黛拉等人的作品。可以说,这个展览是整个20世纪日本摄影具有历史延续性的风格再现,具有较高的收藏和研究价值。

石原先生是以收藏世界知名的摄影艺术家的作品而闻名。今年上半年上海美术馆举办了她的藏品展“曼·雷与大师们:世界摄影流派作品展”,就在国内引起了轰动,被业界一致评为中国举办的世界摄影展中水准最高的展览。”肖小兰认为,石原先生的收藏经验同样值得刚刚开始关注摄影作品的中国藏家认真学习。



日本著名摄影艺术家森山大道作品《东京,1969》

作为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水墨画,本应最容易介入当代艺术,如今却明显在当代艺术中处于一种“失语”状态。而与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水墨画,本应最容易介入当代艺术,如今却明显在当代艺术中处于一种“失语”状态。而与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水墨画,本应最容易介入当代艺术,如今却明显在当代艺术中处于一种“失语”状态。而与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水墨画,本应最容易介入当代艺术,如今却明显在当代艺术中处于一种“失语”状态。

从中国传统器具汲取智慧

概念设计成就创意产品

◎本报记者 杨琳

刚刚结束的2007中国(上海)国际创意产业展览会吸引了众多国际、国内著名设计企业参展,同时该展会也让观众领略了一场精彩的创意设计饕餮盛宴。而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则是众多专业设计参展机构中为数不多的几家学院身影之一。14件由该院设计学院院长及硕士、博士研究生一同研发设计的现代创意概念产品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眼球。

这14件作品每一件都与中国的某个时代某件传统器具有着紧密的联系。有从中华民族传统计算工具——算盘设计而成的现代新型电子“拨击乐器”;有从中国古代“拔步床”使用概念转变而来的多功能一体的“现代洞房”;还有借用传统“混沌担”、“剃头挑子”等“货郎担”形式设计而成的现代“早餐车”等等具有创新概念和高科技含量的设计作品。

据介绍,由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何晓佑院长设计的“多功能电子手杖”就是受“汉代斑鸠杖”的理念和外形的启迪设计而成。早在汉代,就有因杖头为圆雕斑鸠鸟形象而得名的斑鸠手杖,它是古代朝廷授予70岁以上老人的一种权利性凭据。何晓佑将这种尊老爱老的传统道德观念与现代电子高科技结合在一起,杖头部分借用了翻盖手机设计,打开翻盖就是一个超大可触摸式液晶显示屏,键盘部分设计有紧急求救电话键、照相按钮、病史键、浏览键、发送键和数字键等,另外在杖头的侧面还设计有红色的紧急呼救按钮,手柄靠杖头部分还有收音机、MP3播放器以及紧急呼叫闪烁灯等多种功能。这样一款具有人性化设计理念

和现代实用性的设计无不让在场观众驻足研究。另外,由该学院研究生戚凤国借用“唐代银香囊”设计的“滚坡玩具”也吸引了不观众的视线。银香囊是古代用来熏香衣服、被褥的奇巧器具,用今天的分析视角来说,银香囊应用的是物理学上的支点悬挂法。设计师正是利用这种结构原理,结合现代材料,加上技术与人体工程学原理,设计出了“滚坡玩具”这款全新的娱乐性产品。这款设计是让人坐在滚坡器内,通过内部同心圆环活轴结构,使产品在坡面滚动时,人由于整体重心的作用进行前后摆动而不会翻倒,在给人带来惊险刺激的娱乐的同时,还能缓解当代人在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

何晓佑告诉记者,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从3年前就开始进行“中国传统器具研究”,突破以往只是从文化角度来对待中国传统器具的视角,从设计这一新的角度来研究,从而更深刻地领悟先辈们的聪明才智。该学院已于今年7月出版了



▲多功能电子手杖

◀出土陶杖顶部造型

著作《中国传统器具设计研究》。何院长透露,这14件作品是他们理论研究之后的初步设计成果,但从设计之初他们就秉持着与现代生活接轨、与生活实际相结合的理念和思路。但在具体实施产品化之前,他们还会对设计做进一步完善,让这些产品真正成为功能完备、使用安全的好产品。

■收藏之道

收藏筹划 审时度势

◎本报艺术投资分析员 姜长城

好像“盛世收藏,乱世黄金”已经成为坊间耳熟能详的流行语了。如今,中国乃至全球良好的经济和渠道平台正为收藏家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这很大一部分得益于资本的无界流通和投资行为的空前高涨,但是毕竟投资是个人、机构智慧与整个市场大盘波动博弈的风险游戏,所以一些策略势必要牢记在心的,其中之一就是:审时度势。

审时

尽管艺术品市场具有很大的特殊性,但是和任何投资品类一样,它的市场存在是一个内部结构和周边生态非同比联动的呈现。而在如今这种投资主流的市场交易环境下,外部周边生态因素对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力处在相对优势的位置上。热钱的涌入量、社会审美趣味的变迁、价值判断的异动、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等等,这些外部因素的任何的旁轴变动,都会对具体的艺术品交易大类产生较大影响,而这些就构成了艺术品市场的“时”。

对这个“时”,要“审”哪些方面呢?大致地说,首先是对市场大盘的总量和变动值进行考察和了解,从中获知整个市场面的大致资本容纳度和增量幅度。结合这些信息获取以往可以判断出热钱的动向;其次,如能进一步获知热钱的来龙去脉和大致投资习惯,那就会形成一个对于市场价格走向的较准确判断。而随着中国社会快速的变迁和融入全球经济步伐的加快,迅速变迁的文化正在驱赶着审美趣味向混杂中求主流的变动趋向发展,而这对于艺术品这种特殊门类来说带动的往往是价值判断变动下的价格调整和市场流行转移。一些对政策环境要求较高的门类如文物交易则会因为政策的调整而做相应的应对和变化,对这些如何把握,还需要投资者结合宏观面作出判断。

度势

作为一个优秀的投资者来说,必备的素质之一就是具备对于趋势变化的敏感性,以

及对于市场走向的准确判断能力。

作为艺术品市场来说,对其趋势性发展的衡量和判断是资本投入和退出时机的重要参考。那么这个“度”一是要有个实质的量的观察和研究。具体地说,就是你要有一个详细的数据统计,一方面是关于市场大盘的数字变动的数据曲线把握,另一个是要有一个对于事件发生量的数字变动的数据曲线把握,然后要在其中分出地域性和指标曲线,将这些数据合并排查,可以大致的获知所投资的这个艺术品投资项目上再做以上的四条曲线,将这些数据合并排查,可以大致的获知所投资的这个艺术品门类在现在的市场大盘中的位置、在某些地域市场的表现和在某些具体公司的表现。结合对应事件发生量的“热络度”的佐证,基本上可以构成要不要下水试航艺术品收藏和投资,以及如何选择具体试航航道的判断前提。

■收藏大家

“观复”馆长马未都



马未都

◎张秀娟

马未都,可以算是一个中国大陆培养出来的典型藏家。不但拥有各方面的经验阅历,收藏一途也是从所谓地摊上“捡漏”开始,发展到古玩市场、再到拍卖会的典型路线。

马未都,1955年生于北京,祖籍山东,新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的创办人及现任馆长。早年下过乡、插过队,回城后做了几年机床工。从1980年起,马未都开始文学创作。1981年,他的小说《今夜月几圆》爬上了《中国青年报》的副刊版。马未都则因此从工厂车间跳到了《青年文学》编辑部当编辑。后来,他又与王朔、刘震云等人一起组建了“海马影视创作室”,创作了颇受好评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在这十余年间,他以“瘦马”等笔名发表小说、报告文学等上百篇,后来由作家出版社结集出版。

马未都的收藏,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最初着眼于瓷器与古典家具。到上世纪90年代时,他的收藏已经颇具规模,包括陶瓷、古家具、玉器、文玩等门类藏品在内,已有一千余件。1997年,他的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在琉璃厂正式挂牌,对外开放,逐渐设立家具馆、陶瓷馆、工艺馆、门窗馆、油画馆、摄影馆和多功能馆等七个馆。

“观复”两字则取自老子《道德经》:“万物并坐,无以观复”一句,也表露出他对收藏的一种理解和珍重。而近年来,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声名日上,更先后在杭州、厦门、山西设立分馆。

古典家具,可以说是马未都的收藏重点之一,即便是现今馆中有限场地内展出的百余件明清家具,虽只是他收藏的十分之一,却足以让观众“震撼”了。不过,马未都最让人“震撼”的藏品,莫过于一对紫檀佛塔。这对清乾隆30年制作的《御制嵌漆金铜描金加漆木雕佛塔》,原是清代达官贵族献给乾隆母亲的寿礼。佛塔为七重,高216厘米,有48座佛龛及48尊佛像,曾于100年前流落到英国。在2003年10月26日的苏富比香港30周年拍卖会上,这件拍品被马未都以362.8万元拍下,不过因为体积太大,运回国内时不得不拆成四段。现在,马未都将这对佛塔连同其他皇室家具陈列在一起,组成“乾隆时期的宫廷家具”,俨然成了“观复”的镇馆之宝。

■天下藏物

“平易近人”酸枝木



清中期广式官用红酸枝木椅

◎姜丞

相较于紫檀和花梨而言,酸枝木似乎要普及一些,它们之间就存在着好像音乐上美声与通俗的差别。

酸枝木,又名“孙枝”、“紫榆”,剖开后会挥发一种略酸的香气,因而名为“酸枝”,属于热带常绿乔木,主要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南亚、东南亚,印度、越南、泰国、孟加拉、缅甸等地。我国福建、广东、云南也有少数出产,但木纹较疏、色泽稍浅,品质稍差。

酸枝木本身结构致密,质地温润,纹理细腻,比重较大,多数都会沉入水底,经过打磨制成家具后,不易腐朽,经久耐用。从颜色上分,酸枝木有黑酸枝、红酸枝和白酸枝,还有少量花酸枝。其中以黑酸枝最为名贵难得,真正的黑酸枝家具极为少见,市面所见多是红酸枝家具,白酸枝和花酸枝品质、价值都相对较低,但经过技术处理后,一般人却很难从外观上分清,以至收藏酸枝木家具也须仔细鉴别才行。此外,酸枝木还分为老酸枝和新酸枝两种,品质好、色泽深的老酸枝家具经过氧化、包浆后类似紫檀,当然有“年头儿”的老酸枝木家具的价值也比较高,即便难及紫檀项背,却也离得不远了。色泽较浅的新酸枝看起来更像黄花梨,只是酸枝总是少了紫檀“金丝”般的纹理和黄花梨的“鬼脸”。一般而言,酸枝木老料比新料的密度、比重都要高,再加上出材率低,以至价值也高了很多。

酸枝木家具,比紫檀、花梨木更接近大众生活,一些较为富裕的阶层都曾经出现过它的踪迹。虽然现在,酸枝木家具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多见,但在很多博物馆或者古典家具市场上都可找到,相对凤毛麟角的其他类家具而言,存世量较大。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酸枝木比不上花梨和紫檀的名贵,算是古典家具中“平易近人”的一员。据说在明清,尤其是乾隆以后花梨木与紫檀两类木料逐渐稀少,酸枝木因其本身就是珍贵的硬木,又借由发达的海运从南洋诸国运进来,才被广泛应用于家具制作,逐渐成为黄花梨、紫檀的替代品。